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監生臣莫輿儔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

宋　滕珙　撰

論語類

論語課會說

大全文

此段專發明師弟子之義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

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葢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

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
謭陋所聞告諸君諸君弟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
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
之而以幸教某也其有不合某請得為諸君言之諸君
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
不為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為不足
某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癸巳論語說

答南軒

此段條目各見逐條

學而時習之

南軒云程子曰時復紬繹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改思為紬不知何說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先生曰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學之為言

效也以已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復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澀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則雖曰習之而其工夫間斷一暴

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益如此凡為解者雖不必如此瑣細剖析然亦須包含得許多意思方為完備令詳所解於學而兩字全然闊略而但言紬繹義理以解時習之意夫人不知學其將何以知義理之所在而紬繹之乎且必曰紬繹義理之端緒而涵泳之又似義理之中别有一物為之端緒若繭之有絲既紬繹出來又從而涵泳之也語意煩擾徒使學者胷中擾

擾一拈一放將有揠苗助長之患非所以示人入德之方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按有子之意程子之説正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道生也又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耳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于家而後仁

愛及于物乃著實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則遠也今以心無不溥形容所包雖廣然恐非本旨殊覺意味之浮淺也

慎終追遠

慎終追遠自是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養字則是所以為此者乃是欲以養德而其意不專於慎終追遠矣

父在觀其志

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歿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為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歿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三年之間又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不

同愚意竊謂當從前說文勢為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解葢用後說然謂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儒舊說之意矣經文但有一志字乃是通邪正得失而言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得行又何以見夫致其深愛之意耶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此句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為

慤實而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斟酌事理尤得其當此解所云志哀而不暇他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說其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是非可否日接於耳目有不容不問者君子居喪哀戚雖甚然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病之則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出于游氏之說然又失其本指蓋彼曰在所當改則迫于理而不得不然之辭也

今曰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又此經所言亦為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下而言以中人為法耳今解又云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似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子當終身守之可也豈但以三年無改為孝哉

十世可知

嘗究此章之指惟古註馬氏得之何晏雖取其說而

復亂以己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展轉謬誤失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最為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為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他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出而忽之也

韶武

南軒曰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先生曰此理固然但此處解美善兩字而為此說似以

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葢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一以貫之

此意甚善然其辭發之無端若曰聖人之心於天下

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
嘗不一以貫之也則言順而理得矣

中人以下

孟子言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葢為不屑之教誨
已是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為不
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
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而不驟語之
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己著實之

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絶以警之也今曰是亦教誨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絶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人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惟有害上文之意覺得下文意思亦成躐等氣象不佳試思之若但改云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其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文意接

續貫通而氣象無病矣此於撰集註已依此文寫入矣

竊比於我老彭

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之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為有力

游於藝

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其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為是以養之也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以其可養德而後游之也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

上觀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

事即物毫釐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處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詳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

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辭氣而能合

理也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

不然則動容貌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

信矣出辭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

又其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

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葢如此推謝氏之說以

動正出為下功處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

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

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

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行之也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者也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

點爾何如

來教此論甚高然反復玩之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葢以見夫無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兩重病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於明道先生簞瓢陋巷非有可樂之說也然顔曾之樂雖同而所從言之則異不可不察也葢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顔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夫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顔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其有没世而不可

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若夫曾皙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葢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說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學者欲求曾皙之胷懷氣象舍此而求之則亦有沒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樂雖同而所從言則其異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為此之說豈不誤哉且夫子之問欲知四子之所

志也四子之對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於曾晳之言獨謂其特以見夫無所不得其樂之意則是曾晳於夫子之問獨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臨時信口撰成數句無當之大者以誇其無所不樂之高也如此則與禪家之拈槌竪佛指東畫西者何以異其不得罪於聖人幸矣又何喟然見與之可望乎

志士仁人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

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于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

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妥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爾

子夏之門人

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豈有以為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小大自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之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

之意焉可誣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為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故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為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二

宋 滕珙 撰

孟子類

論孔子集大成之説

答南軒

此段謂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或曰集謂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即以樂

喻之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撫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脉絡也始窮其然而縷析毫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倪寬論封禪亦云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意亦如此疑亦古樂家語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射之所以中者巧也其所以至者力也中雖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全

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至而不能中也若顔子則巧足以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再書　條理字不須深説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字上説得有來歴乃佳耳

論形色天性聖神之説

答汪尚書

此段謂形色天性非二致大與聖神皆向上地位處

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别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

之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某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致懸絶故難遥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横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如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顔子

大而未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哉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

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顔子自知耳

論性善之説

答南軒

此段謂人性本善能勿喪失則無適不為善

孟子諸説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某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惟有好有惡者為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為善則是性外有

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着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為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論夜氣不足以存之說

答南軒

此段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乃旦晝梏亡之失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之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

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

論盡心知性知天之說

同上

此段謂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則一旦脫然無不通達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

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論存心養性之説

同上

此段謂心主乎性敬而存之則性得其所養而無所害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

論殀壽不貳之說

同上

此段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之謂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殀與夭同夫殀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禀有不同者不以悦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禀之短長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夫存者存此

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論告子不得於言之說

同上

此段謂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公孫丑明告子所以不得其心術如此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

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歟

論告子不得於心之說

同上

此段謂孟子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甚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所以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内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説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内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必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

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

論可欲之謂善之說

同上

此段謂可欲二字正所以為百善之幾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為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論北宫黝孟施舍之勇

答吕伯恭

此段謂孟施舍之養勇以其所守得其要耳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為二子各有所似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為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

論孟子窮理集義之學

答郭仲敏

此段謂孟子以窮理集義為始以不動心為效又云孟子以養氣為學以不動心為始某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以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盡心說

此段謂人之心所以主於身而具衆理者惟不

為私欲所蔽則性之與天可以一貫之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

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論綱領諸說之要

大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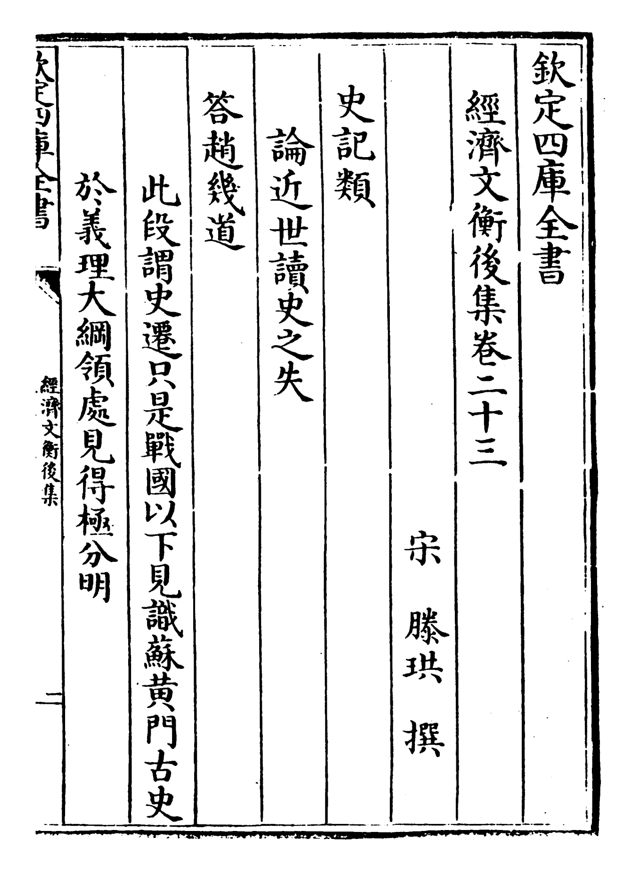
此段謂性為體情為用而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為之主宰

或問綱領諸說孰為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說矣其以藐大人聖夷惠為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

也張子之言亦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矣後不能悉辨也曰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静而為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為本體而心為之用則情為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且性之為體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為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

之真哉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二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三

宋 滕珙 撰

史記類

論近世讀史之失

答趙幾道

此段謂史遷只是戰國以下見識蘇黄門古史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史遷之書講説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説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隨於尋

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唯
蘇黄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於為善如火
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
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
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惜其
從初為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
一諦當只是資質恬静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
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隋落釋老門戸

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以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略為分解否

論史記漢文通鑑之疑

答曹子野

此段謂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不同不當以史記為非如淮陰侯事當以史記為是至論堯舜俱出黃帝又以湯與王季同世則甚繆其與通鑑不同者則不必疑

示及史記疑數條其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

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葢他説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黄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别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謬戾耶

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答呂子約

此段標目各見于内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録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者耶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黄門之騶虞竊脂觀其

下文全書不知還撑拄得此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為極至之談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為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

伯夷傳辯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而譏弘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所示數條不暇悉辯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㫖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慕其所長以為

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悻悻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折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此事不惟見偏識淺去取差謬為明眼人所笑亦正犯子惡莥碩之戒大為心術之害不可不知

通鑑綱目類

論綱目書法之例

答蔡西山

此段謂當時臣子之詞及内詞非可施於異代

更須別考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稱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

論綱目書揚雄荀彧之法

答尤延之

此段專論揚雄荀彧二事

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是漢侍中光禄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

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係於曹操

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

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

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

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刼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

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

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

論竊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文集類

論文字疑誤當正

答張南軒

此段謂文字之訛惟當求義理之是不可以人

論

昨見共父家問以為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經

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

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

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逞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只如近世諸先達閒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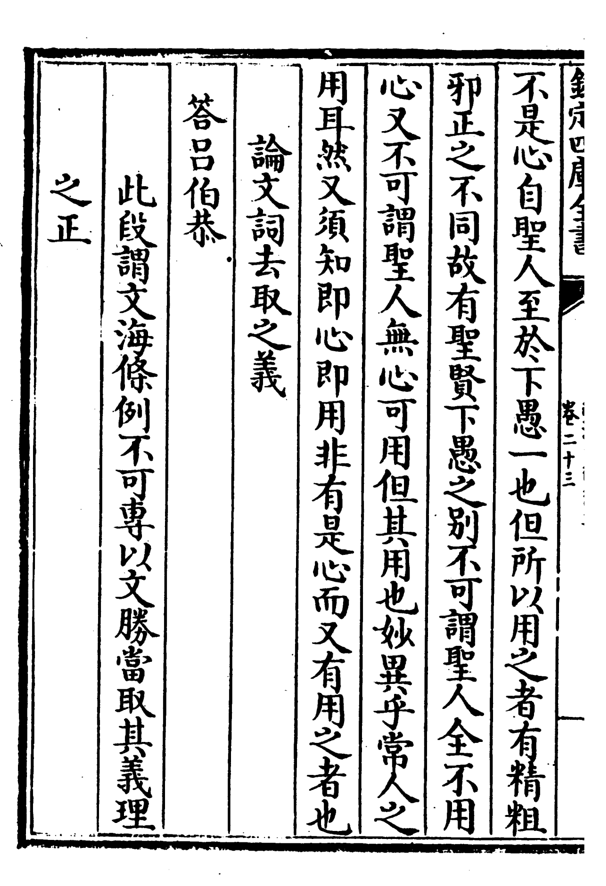
論程集中所言三事

同前

此書論稱姪及與富公謝帥書并春秋序等說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先生本文稱姪胡本作猶子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為稱似稱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覆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正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

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若戒之者尤為不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避嫌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

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其所據之本為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為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



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别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論文詞去取之義

答吕伯恭

此段謂文海條例不可專以文勝當取其義理之正

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只為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為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以為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

論作文之法

此段謂人之為文當考前賢用力處不專為科舉而已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着眼目多被題目轉却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為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

家却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為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抑人之為學亦不專為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為己之學亦嘗致意否

論文詞要達意

答曾景建

此段謂文詞不徒務乎高妙而當得於理

夫文詞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

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悌忠信收斂身心為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旨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

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為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為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論文字當自學問中來

答鞏仲至

此段謂聖賢教人使之講明實理以開其良心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初非此外別

有岐路可施巧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其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

嘆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詩詞類

論詩詞非切己事

答謝成之

此段謂為學之務治人治己有多少事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罰皆是着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

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着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黄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為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為此俗下之計耳

論古今詩有三等

答鞏仲至

此段謂古人之詩非求工而自工不如今日益巧益密無復古人之風矣

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問考詩之原委見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說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着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

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自有雍容仰俯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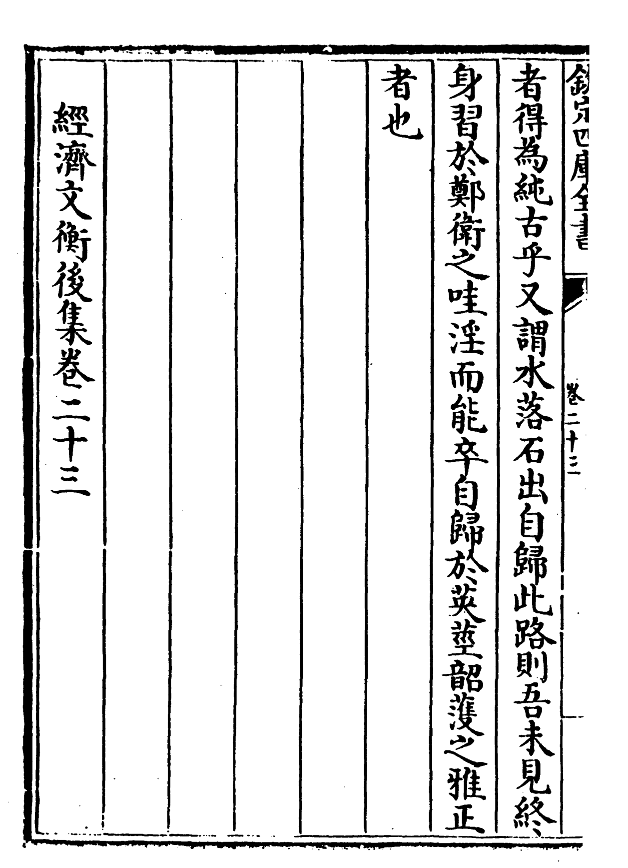
論詩體平淡之義

同前

此段歷詆近世是今非古之失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某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

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為亦嘗看過一遍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無意於今之不平淡



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三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四

宋 滕珙 撰

正朔類

論春秋書正之義

答胡平一 元衡

此段謂此等疑議不若闕之

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甞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

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勿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為胡氏之學者為之說曰春正

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徧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疑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為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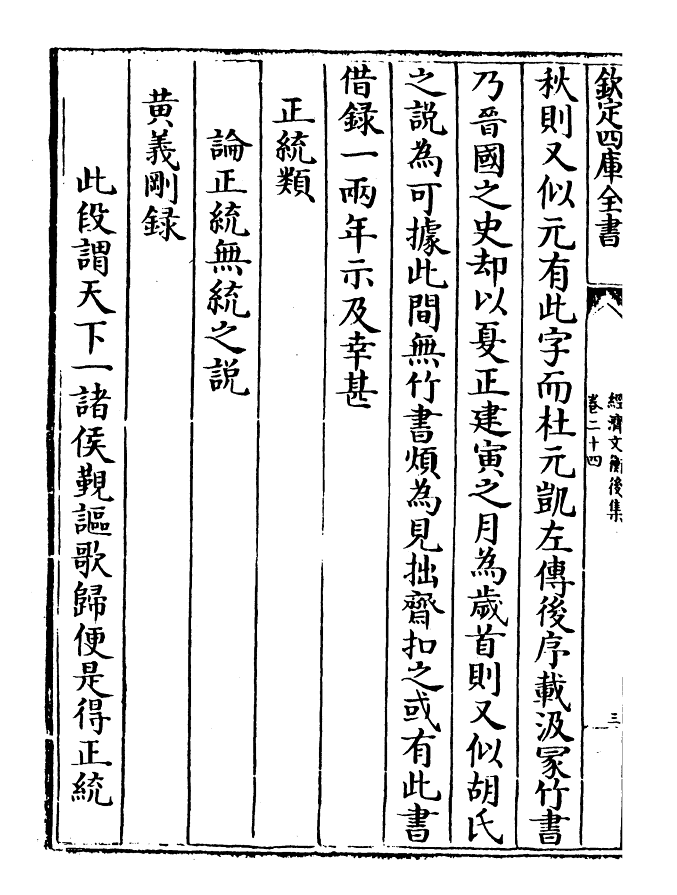
論三代正朔之義

答林擇之

此段謂詩書之說互有不同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

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係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貿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冊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



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為可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齊扣之或有此書借録一兩年示及幸甚

正統類

論正統無統之說

黄義剛録

此段謂天下一諸侯覲謳歌歸便是得正統

陳安卿言正統之說自三代而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先生厲聲曰如何恁地議論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乃是隨地做得如何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康泰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

方始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成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崩而餘則書主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舊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吳黃武幾年蜀建興幾年之類方是安卿問南軒

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先生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義剛問東周及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曰畢竟周是天子唐之天下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

三統類

論三統五行五運之說

答竇從周

此段謂五行五運之説亦有此理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改易一番又問忠質文本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説如何曰亦有此理忠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纔説質便與文對矣又問五運之説曰本起於五行萬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説亦有理如三代已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又問五運之説不知取相生否相尅否曰取相生又問

漢承秦水德之後而以火德繼之是如何先生曰或謂秦是閏位然事亦有適然相符合者如我太祖以歸德軍節度即位即是商邱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與高祖赤帝子一般

論三正即十二會之說

語録

此段謂諸儒之說無據

行夫問三統答曰諸儒之說為無據某看只是當天地

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千萬年

論邵子經世之說

答余大雅

此段謂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百九十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

箇生得來

年號類

論古今年有無之異

沈僩録

此段謂後世年號之置不可廢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

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縁無年號所以事年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有條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且奸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訴簿歴憑何而決少間更無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其先甲家遂將元字擦作嘉祐字乙家别將出文字

又在嘉祐之先甲家又將嘉字擦作皇祐字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論擬年號之義

黄義剛録

此段專論揀擇字義之旨

向改慶元年號時先擬隆平某云向年改隆興時有人議破以興字亹頭今既為說破則不可用又曰淳熙字本作純字時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文字至蓋

純字有乇字在傍又曰真宗時楊大年擬進豐亨字上曰做字不了不用以此觀之用字豈可輕也

地理類

九江彭蠡辯

大全文

此段謂以山川形勢考之不能無疑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

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為也是以為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潯陽派別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

漢旣匯而出為北江江旣會而出為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為漢歷陵縣之傅陽山在今日為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為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云云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為

不可通之妄說也云云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潯陽之名後又因潯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已

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卑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為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云云唯國初胡秘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

漁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予既目覩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為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荊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

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删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

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

論周公定豫州之中

沈僩録

缺页

缺 页

此段謂無載籍可考見不得端的

古者疆國之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如管仲責楚說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土地儘濶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問周禮所載諸公之國方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

百里云云者是否曰看來怕是如此孟子時去周初已六七百年旣無載籍可考見得不端的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說自是難行又問王制疏家所載周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廣方添封至數百里曰此說非是諸國分地先來已定了若後來旋添便已移動了幾國徙別處去方得豈不勞擾

潮汐類

論潮汐進退之義

答張敬之顯父

此段謂子午卯酉為四方正位潮之進退以此為節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先生既為此說時莊父古洲在坐因廣其義作潮汐

說先生稱之曰吾言所未及者莊父盡之矣今附錄于后

禮記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虛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相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晦天西運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月之所次月合

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于寅則汐于申潮于巳則汐于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一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涌每歲仲春月薄

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汐或問燕肅四海潮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嶽奮若雷霆奔激可畏何也答曰龕赭二山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今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海船怖於上渾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

河以達杭越蓋以南北岸下夾以沙渾隔礙洪波蹙
遏潮勢夫月離震兌地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消月徑
巽乾潮來已半觸浪椎滞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
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山川淺狹之
使然也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四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五

宋　滕珙　撰

井田類

井田類說

大全文

此篇専謂古者立制之公

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畆六尺為步步百為畆畆百為夫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畆公田十畆是為八百八十畆餘二十畒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畒中田夫二百畒下田夫三百畒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顔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

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
予之費稅給郊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
之費充食以下並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
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
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畔雞豚
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
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
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

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畆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所者

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二字班志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修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狥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修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

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班志竝作終字衆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

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千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閲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論井田車賦之制

黄義剛錄

此段謂井田之法

陳安卿問横渠復井田之説如何先生曰這箇事某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更要奪他田他豈肯且如壽皇初要令官户亦作保正其時蔣侍郎作保正遂令人書保正蔣芾後來此令竟不行且如今有一夫寄居官作保正縣道如何敢去追他

家人或又説將錢問富人買田來均不知如何得許多錢荀悅便道行井田須是大亂之後如高光時殺得無人後田便無歸從而來均此説却也是義剛問東坡限田之説如何先生曰那箇只是亂説而今立法如霹靂後三五年去便放緩了今立限田時直是三二十年事到那時去人不知如何在而今若要行井田則索性火急做若不行只且依而今樣那限田只是箇戲論不可行林勲作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守廣中郡亦畫得

數井然廣中無人烟可以如此安卿問都鄙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

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已異其說義剛問侯國亦做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亦是鄉遂又問畿内采地只是仕於王朝而食禄退則無此否曰采地不世襲所謂外諸侯嗣也内諸侯禄也然後來亦各占其地競相侵削天子只得鄉遂而已又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

皆不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
林勲本政書錯說以為文王治岐之政安卿曰或以為
周禮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曰不通處如何硬要
通不消得恁地思量枉費心力又曰唐口分是二分世
業是八分有口則有口分寡婦皆無過十有二家則有
世業古人想亦似此樣或問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
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如管子一鄉十五是未命
之士若民皆為士則無農矣故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

謂士田者也

論田賦出乘之義

答廖子晦

此段謂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十六井七家出一人之役今不可知

十乘之說未有端的證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鄭氏讀甸為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

十六井也所云未問七家出一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于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不必自為之說也

論鄉遂出兵之數

語錄

此段謂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四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以五百

二十一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鄭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

論市廛不征之制

同前

此段謂市民逐末者多則賦其廛而抑之少則

不㕓

問市㕓而不征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様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宫室宫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㕓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㕓而抑之少則不㕓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

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之幕世子過市則罰之帟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之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又據輔廣錄或問法而不廛先生謂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有如司市

之屬平價直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又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如何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又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

貢助徹類

論三代貢助徹之異

答林一之 揆

此段謂古法難考但當取大指之畧通

二十五畒為貢恐是印本多二十字此眼前事不應如此之誤至如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折除公田二十畒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畒而徹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畒中尅除廬舍而實計則

亦可輳成什一註中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檢不得然此亦是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大指之略通可也如來喻商人以七畒為助此語亦疎蓋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畒之入自賦於官助者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畒只得五十六畒其十四畒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畒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畒也如謂某說商人九分取一周人十分取一恐亦非某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

為十分取一如前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鄉遂溝洫用貢法而自賦自不妨十分取一惟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為九一然如前說去其廬井則亦不害為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張子遺法不可見李太伯平土書集中有之亦不在此然此等姑緩之亦無害正唯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功夫不可不汲汲耳

阡陌類

論秦人阡陌之制

文集開阡陌辨

此段歷論商君破壞之失

漢志言秦制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

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横而畛道亦横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縱而命

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茍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

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税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税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

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静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静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是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旣除井授之

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曲屈無所不可又何必取於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以為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

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跡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五